陽明先生道學鈔

先生龍場書卷之三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

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

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

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

慰之日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〇〇〇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

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

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

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説而不得。無巳。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鵞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宣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問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𡰱　朝廷制度。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

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

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朱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

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盖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説客

者。使君幸熟思之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

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

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毁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

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先生廬陵書卷之四

廬陵縣公移

一首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

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鎭守江西等處太監

王　鈞牌，差吏龔彰賫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

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

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糧，典史

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

行委推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

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粮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吵吵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販正德四年仍前一百

五兩又復恐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敗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産已竭征求未息況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孝而生者又為征

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刧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

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寛容、悉與蠲免、其

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

縣准此理合就行

先生南贛書卷之五

共十一首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巘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任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

爲上今各從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刼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

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從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

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

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唯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

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喩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行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

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

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視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

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唯有　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當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班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

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火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戢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為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切切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為

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務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因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决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决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

自見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閒刼掠、大爲民患、本院謬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

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
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
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
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
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變發無救於瘡
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
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
勢急廼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

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擣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絶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或多十餘人，或少八九輩，務求

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

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巳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華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

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
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
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以亮愛
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
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
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
及措置支費銀粮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
冊以憑查考

〇〇〇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筴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

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阨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愼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措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笑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

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閒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禀、以致悞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悞軍機、定行從重參拏、决不輕貸

○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閒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
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
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
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
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
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一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某所總旗

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

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

理當某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

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銜

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

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

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　　某某處出

某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　　某見當某

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　　某

某或患廢疾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潤量添

行格塡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淨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

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

遞院奴憑查考發遣

○○○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叅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為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

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凉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與士氣二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牒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糧啣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

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迸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太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

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遠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禀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

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厲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

廣之猺遶西謌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歲
擒蕨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宽可
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
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樑事者七十萬
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
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
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
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
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瘠痍甫起福建有汀漳

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
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
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
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板去齒而兒亦
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
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
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
議唯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

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

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察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

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

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粮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

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唯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

從而讐勝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刦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窮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

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齊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

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

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

昔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

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

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

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刼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

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寃憤之莫伸特勑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徃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獘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

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没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

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添設清平縣治疏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理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

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

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獘、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

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甎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

窵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
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
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
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
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
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
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
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
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

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
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
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
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
其縣治學校倉塲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
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
行鎮廵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
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
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

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唯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詢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唯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覘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

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累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入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

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脣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

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唯縣治學校須　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

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〇〇〇換　勑謝　恩疏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勑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

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

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廵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為　陛下一陳其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唯不加咎謫而又悉

與施行不唯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塡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　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盗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耻也冐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

謭劣亦等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兎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

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

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濟之謀若復徃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顧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令有司類皆視為虛文未曾實心修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

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唯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為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為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邪、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迸、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迸諸山寨、多張疑兵、使

賊不敢奔往務要處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撥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冦如水四面堤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并力潰決賊所奔逬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卽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纖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薙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

皆已搬送妻子近住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刼掠猖獗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絶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粮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巢擒獲賊徒備細研審

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　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殪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

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敕諭云云
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
行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
院身督中軍、直擣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
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
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
分兵搜茶潭鴛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旱坑、
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

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粮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駕井、杷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掎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爾

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揀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兵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禀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

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剿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

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

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來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

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巳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

都會同把總推官徐文英將縣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寮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寮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寮溪搜羊枯腦山復自寮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横水遂會同守備郟文知府季斅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

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復分哨起營、復自寨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坳、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

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 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斆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摟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摟狐狸坑進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

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横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斆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厰破苦竹

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敎、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脊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

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嶕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窩樸川坳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斅守備郟文等兵連絡爲一大

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客溪搜牟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硒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

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
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
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
寨至長潭經朮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
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
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為
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
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

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旣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
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
院會於横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斆守備郟
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
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鱉坑箬坑
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
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
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
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

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郟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

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雀坳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橫水桶岡捷音疏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匡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

只、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贓
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
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
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
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
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
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
只、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
器械贓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敩呈、

督同同知朱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于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耀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贓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

龍正等一百三名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
伯崇等二十五名顆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
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
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
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雞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
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
十名顆賊從王志誠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
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贓仗等物五哨統兵

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

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
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
幷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
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贓銀等物七
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
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
八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顆擒
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顆俘獲賊屬
幷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唯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

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杷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

擊賊於穩下等寨、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𦍒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壽、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幷

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贓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刻期進勦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

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
本院行委知府季斆等分兵勦捕、獲功呈報奏
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斆指揮來春姚
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
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
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叅議黃宏、議照江西地
方、唯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
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
奔衝難以坐遏、合無以次勦捕、等因具呈本院、

移文廣東湖廣鎭廵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間隨
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將知府邢珣等刻
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巡歷紀驗贊
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
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廵按衙門會審
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决幷賊級照
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幷牛馬
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賍物俱發贛
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

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
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
八蘇藍文昭胡觀雷鳴聰藍文亨雞湖大賊首
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
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
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
輝客溪大賊首陳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
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
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龕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

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兇毒、恃險爲惡、僣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刼湖廣桂陽郴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

歸約束郎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宛憤頓釋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

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

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
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
廣東江西所轄徭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
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勑兩廣幷南贛總督巡
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
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
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
會尅期夾勦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

贛地方賊情只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勦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

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心腹、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

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殆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

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
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
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
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斅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
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
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沙邊夾衝
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
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

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為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礧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

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鋭砲銅鏣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譟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戸陳偉高虞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滚木礧石我兵

乘勝驟進呼聲震天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鵞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見橫水煙熖障天銃砲撼搖山谷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樺木

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横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illegible]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

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塡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出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辯迷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賊所往并伺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

陣預於各山絶險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偵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嶮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冐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窩井巢知府季斅守備

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淸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凹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杷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

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斆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産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

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唯鎻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蹬寅懸絶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唯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横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

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
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
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
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
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
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
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
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
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

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勝之、會日晚、猶拒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破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

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斅分屯龕都以防賊之南出犬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

虔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監劉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逋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凼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遞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谿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賊

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
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横水
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
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
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
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
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斆分
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
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

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𡶷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

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

叅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

得以申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筭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昶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顧　皇上普彰廟堂之

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
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〇〇〇告諭浰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刼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繫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

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藪藏、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

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刼爾財
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
知乃必欲爲此其閒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
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
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
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
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
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

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唯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

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

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君能聽受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

等豈不聞知爾等君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兵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

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〇〇〇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

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披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虎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繫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

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淩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鬭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具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據僉事李香呈稱雇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營得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頻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没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徭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鵰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

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據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逬徃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嘗給合行知府季敎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

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擣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審議直擣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

徃不嚴十家之法及至於盜賊克斥却乃輿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姦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

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屬、亦可開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

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輙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一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嶼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

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廉齎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丕顯之功

○○牌行招撫官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湍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繫被脅無辜乞要安撫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 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珊藍天鳳蕭貴模等旣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

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
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
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
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
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況今
奉有　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
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　朝廷之寬仁
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
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湳廖斌等各與廵

埔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功，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當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趂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

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

仰本官悉心議處呈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討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

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討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氷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旣又求長於短拔之閑散之中授以廵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値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

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
他計狼狽就途莅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
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
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
以聯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
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
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

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賫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涖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冐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

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嗜涎恐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

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祭浰頭山神文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於浰頭山川之神唯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唯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淸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

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剜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洌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遡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意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

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彌月雖巢穴掃蕩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迸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為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

殘寇而果誠心邪卽益佑其衷俾盡擒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偃治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唯下民之福亦唯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唯神實鑒圖之

○○○浰頭捷音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牛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
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
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
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湖等巢、初九日、攻
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
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
賊首黃佐張廷和王鑾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
從黃寄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
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

奪獲贓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祚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浩鶚黃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贓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

南安府知府季斆呈稱統領訓導藍鏵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贓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

壽千戸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洌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唯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

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

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
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贓仗牛
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
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
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
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
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九名顆
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

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

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發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鎧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由呈詳轉達具　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

廣東龍川縣浰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
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
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擣其
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
本院除遵奉　勑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
撫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
知府等官郟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畧外
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
上緊依期進勦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

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
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李各省
官兵依期進勦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
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
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
賍仗賍銀俱貯庫外參照洌頭大賊首池仲容
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
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
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擄沮

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響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衆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

事、准兵部覆題請　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

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賫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

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刼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

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横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横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閒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唯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將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授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藉其衆五百

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

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僞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覇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郎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打大驚懼。至是皆喜躍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

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弁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

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

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擾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

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賫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牟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

後服者誅仲容等

是矣

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

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

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遥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斅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

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擣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牛角山巢、獲賊首金龍覇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鎭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

逕巢、古池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鳳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嘯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

賊必奔往其間誘擊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崕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崕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崕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

妙

妙

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迸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

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
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
復與賊戰於鐵嶂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
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
斅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
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
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
堂寨通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
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克

獲之賊皆已擒斬畧盡唯餘黨張仲全等二百
餘徒其間多繫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
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
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
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酋首張仲全等數
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
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藉其名數遂安插
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繫呈稱我兵自去
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

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鄉村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通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賊從二千零六名顆、俘獲

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韶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

益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唯刼掠焚燒是嗜，至於洌頭諸賊，雖亦剽刼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唯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

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畨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踈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

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畀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遥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

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攄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

非其才、爾巳踰分、遂沾攣痺之疾、旣成廢棄之人、除巳別行請罪乞休外、緣繫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